

# 談院藏〈玉人牧駝〉

■ 張志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玉人牧駝〉舊藏於養心殿，原本是一件清宮收藏的「玉駱駝」，但是乾隆皇帝下令為其配置「玉人」、「木座」與「玻璃楠木匣」，並在底座刻上〈詠玉人牧駝〉御製詩，最後安排陳設於養心殿的博古格，可見〈玉人牧駝〉是一件頗受乾隆皇帝喜愛的玉器。



圖1 玉人牧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004079

## 前言

有學者統計乾隆皇帝一生作詩超過四萬多首，<sup>1</sup> 故宮退休的玉器研究人員鄧淑蘋研究員與張麗端副研究員曾經整理有關玉器的御製詩，從《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以下簡稱《御製詩集》）中篩選與玉器相關的御製詩，初步統計約有 876 首，<sup>2</sup> 而可以比對出來刻有御製詩的玉器，大部分收藏於兩岸故宮。本文介紹的主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玉人牧駝〉（圖 1），其底座即刻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詠玉人牧駝〉御製詩。<sup>3</sup>（圖 2）

如圖 1 所示，院藏〈玉人牧駝〉是一組由三件物品構成的玉器，分別是：「玉駱駝」、「玉人」以及「木座」。原本是一件清宮舊藏的「玉駱駝」，但是在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757-1758）間，乾隆皇帝為其配置「玉人」與「木座」，並下令在底座刻〈詠玉人牧駝〉詩。而這個配置成組的過程，經由梳理《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以下簡稱《活計檔》），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參與設計製作的相關記載，顯示〈玉人牧駝〉是一件乾隆皇帝監製、有著乾隆皇帝品味的藝術作品。<sup>4</sup>

由於組裝〈玉人牧駝〉與〈詠玉人牧駝〉成詩的時間正值「大小和卓之亂」事件發生，此玉器的主題和御製詩的內容又恰與西域胡人相關，御製詩也隱含了乾隆皇帝對西域氏族的态度。因此，〈玉人牧駝〉或可視為乾隆皇帝在「平定回部」過程中的一個心情紀錄。以下從〈玉人牧駝〉的貯藏地點、組成脈絡與〈詠玉人牧駝〉詩來介紹這件文物。

## 院藏〈玉人牧駝〉的貯藏地點

〈玉人牧駝〉的文物統一編號為故玉 4079，點查號為呂一一七九〇—20。「故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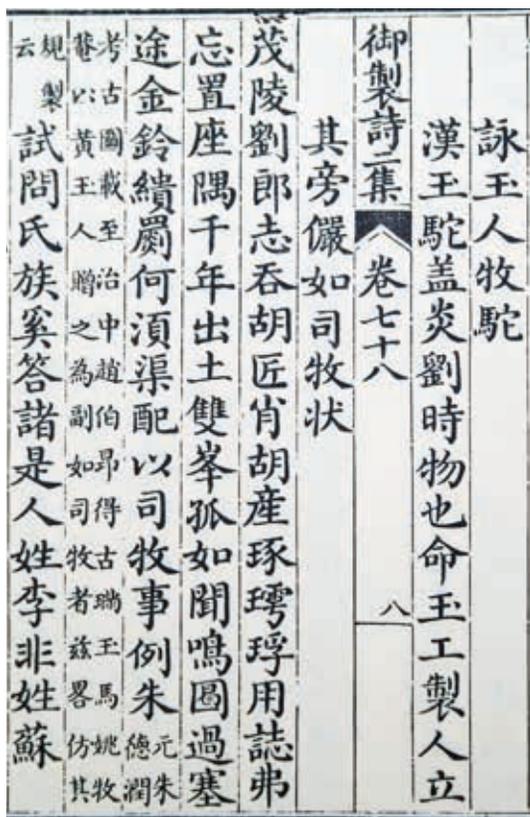


圖2 清 高宗撰 《御製詩二集·詠玉人牧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武英殿刻本 取自《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冊4，卷78，頁493。

是本院文物的統一編號前 2 碼，分別代表文物的來源與材質；「呂」字號為點查號的第 1 碼，是民國十四年（1925）點查養心殿物品時所使用的編號。依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六輯，<sup>5</sup> 點查號為呂一一七九〇—20 的物品，其品名為「漢玉駱駝」及「漢玉人」，而這個點查位置就在養心殿的博古格。<sup>6</sup>

經過比對《清宮陳設檔案》嘉慶七年（1802）十一月「養心殿東暖閣博古格陳設」資料，當中有一筆紀錄為：「漢玉人一件，漢玉駱駝一件。紫檀木連座，上刻御題」，可能就是院藏〈玉人牧駝〉，<sup>7</sup> 此描述與道光十九年（1839）養心殿陳設檔案的紀錄相同。



圖1-a 玉人牧駝 明 玉駱駝左面、右面及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上述資料推測，〈玉人牧駝〉在嘉慶、道光到民國十四年故宮成立期間，可能都陳設於養心殿的博古格。

### 院藏〈玉人牧駝〉的組成脈絡

〈玉人牧駝〉分別由「玉駱駝」、「玉人」、「木座」，三件物品組成，如前所述，後二者都是清宮配製，「玉駱駝」則為宮中原有。

「玉駱駝」如圖 1-a。此件雙峰、立姿玉駱駝以青白夾大片灰黑的閃玉製作。閃玉的礦物學名為 *nephrite*，中譯名也有軟玉、透閃石軟玉或和闐玉。本器或因玉料所限，駝峰扁矮。直頸昂首，雙眼凝視前方，四足立於方勝形片狀



圖3 唐 玉駱駝 天津博物館藏 取自《天津博物館藏玉》，頁 137。

玉座。座底刻〈詠玉人牧駝〉詩正文、乾隆戊寅御題、篆書陽刻「乾」字圓印與陰刻「隆」字方印款。

〈詠玉人牧駝〉詩序：「漢玉駝，蓋炎劉時物也……」，然而有學者研究乾隆皇帝御製詩中的用詞，以及所詠的實物，認為御製詩所稱的「漢玉」，不一定就是指「漢代的玉器」。<sup>8</sup>明清時期文人喜好古玉，明人筆記小說大多只稱「古玉」，到了清代則經常將器表布滿褐紅色的玉器稱為「漢玉」，有學者懷疑是因為統治者為滿族，當時以「漢人」、「漢字」區別「滿人」、「滿文」，或因此而用「漢玉」一詞指稱「漢人的古玉」。<sup>9</sup>

從御製詩可知，乾隆皇帝認為「玉駝駝」是漢代作品。不過今日因考古發掘而讓大家大致認識漢代玉雕動物的風格特徵，如前所述圖 1-a 的玉駝駝神情木訥，缺乏生動感。四條腿簡琢似彎柱，未能適度表現肌肉的力度與偶蹄的結構。胸、腹、腿上佈滿寬深陰線表現的駝毛，這種寬深砣具痕頗具明代風格。

另外，可能完工後全器曾被浸於高溫的黑色染劑中，因此，不但加深玉駝駝頭頸至胸前原本的灰黑色度，染劑也沁入原有的深淺裂罅中，填塞進入表示毛髮的平行陰紋裡。這種將成品整個煮染的工序，也是明晚期流行的仿古



圖 1-b 玉人牧駝 清 玉人正面、背面及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技法。綜合造型、雕工及染色現象，可暫訂此件「玉駝駝」或是明代晚期作品。

天津博物館藏有一件被定為唐代的「玉駝駝」（圖 3），<sup>10</sup>與院藏的明代「玉駝駝」十分相似，差異在於該器之玉座形狀呈 8 字形，玉色與受沁程度不同。但是透過技法風格判斷，可能也是明代之物。

圖 1-b 的「玉人」為黃白色沁褐色之玉人立



圖4 戰國 玉人 正面 背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Liu, Yang and Edmund Capon. *Translucent World: Chinese Jade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76-77.

像，頭戴尖冠，冠帶沿耳前垂下繫於領下，雙手交握於腹前。腦後辮髮上縮，包入冠內，身穿大袖長袍，下擺呈曲裾，鞋足露出袍外。人像立於菱形片狀玉座上，座底刻〈詠玉人牧駝〉詩序。北京故宮藏有一件戰國〈玉人〉（圖4）與本器造型十分相似，<sup>11</sup> 差異在於該器的袍底沒有露出鞋足，且沒有片狀玉座，玉色與受沁程度不同。從二件玉人的外觀造型相似度，以及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活計檔·如意館》的紀錄，院藏〈玉人牧駝〉的「玉人」有可能是參考北京故宮藏的戰國〈玉人〉所仿製。

圖 1-c 的「木座」為長橢圓形雕劍葉草叢紫檀木座，在《活計檔》紀錄中稱之為「草墩座」，座底以錯金銀工藝裝飾〈詠玉人牧駝〉詩序、詩正文、詩註、乾隆戊寅御題與「朗潤」閒章款。

乾隆皇帝經常為其收藏的文物進行重新包裝，或刻御製詩文，或配以木蓋玉頂，或是製

作木座等裝飾。透過梳理《活計檔》的資料與實物以及御製詩相互印證，看見乾隆皇帝組裝〈玉人牧駝〉的經過。

筆者爬梳《活計檔》資料所見到「玉人」或「玉駱駝」的資料不只一筆，但是如何確定哪些資料可能與院藏的〈玉人牧駝〉有關？如圖 1 院藏的這組〈玉人牧駝〉，是由「玉駱駝」、「玉人」與「草墩座」三個單件組成，所以當「玉駱駝」和「玉人」或「草墩座」同時出現的檔案資料，應該具有較強的關連性，但也不能排除這些資料與〈玉人牧駝〉無關。由於〈詠玉人牧駝〉成詩時間是乾隆二十三年，和「玉駱駝」、「玉人」或「草墩座」同時出現在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活計檔》的時間相當接近，因此，筆者推測這段時間《活計檔》資料指稱的「玉駱駝」、「玉人」或「草墩座」可能就是院藏的這組〈玉人牧駝〉。

〈詠玉人牧駝〉詩序：「漢玉駝，蓋炎劉時物也，命玉工製人立其旁，儼如司牧狀。」

（見圖2）由此可知〈玉人牧駝〉的「玉人」是乾隆皇帝下令製作。

乾隆二十二年（1757）《活計檔·如意館》紀錄，五月六日由太監胡世傑交漢玉駝、漢玉人、漢玉虎各一件，並傳旨「……將玉虎照漢玉人臉相，改做人一件，配在駱駝一式，……著做陳設供各畫樣呈覽，欽此」。<sup>12</sup>於本月七日將紙樣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漢玉虎改做人一件，……著如意館成做……」。從「配在駱駝一式」的線索，說明《活計檔》紀錄的「玉人」很可能就是本文圖1-b「玉人」，而且是由「玉虎」參考既有的「漢玉人」改做而成，其參考的對象可能就是北京故宮藏的戰國〈玉人〉。（見圖4）

同年《活計檔·如意館》十一月初一紀錄，太監胡世傑再度傳旨：「……漢玉虎改做玉人配駱駝一式，俱做石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十一月二十九日催總德魁將石樣和紙樣持進呈覽，獲得旨意：「奉旨照樣准做，俱交蘇州織造安寧處成做，得時連樣呈進。欽此」。後記，翌年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的玉人和石樣紙樣，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完成「玉人」的製作。



圖1-c 玉人牧駝 清 紫檀草墩木座及其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活計檔·如意館》紀錄不難推測，原先乾隆皇帝是希望由「如意館」製作「玉人」，但不知何故，改而轉交「蘇州織造」來成做。工序由原先看紙樣准做的方式，改成紙樣與石樣並呈奉准再做，形成由「乾隆皇帝下令」、「如意館設計」、「蘇州織造成做」的製作模式。

檔案中也有配置「草墩座」的紀錄。根據乾隆二十三年《活計檔·匣裱作》三月二十八日的資料，<sup>13</sup>皇帝下令為「漢玉人一件」與「漢玉駱駝一件」著配「草墩座」。而且皇帝不僅先看樣稿設計的好不好，還要求製做的細節。於四月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漢玉駱駝一件，配得草墩座樣，持進呈覽，奉旨著



圖5-a 清 乾隆 玉獸面紋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002168

留下。欽此」。於五月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漢玉駱駝座子，放大合牌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其槽子要與駱駝玉座一般平。欽此」。

即使已經看過與核准設計樣稿，乾隆皇帝仍然不放心，在製作過程中監看半成品。於五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未完活計，漢玉駱駝紫檀木座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雕做。欽此」。

在配置木座期間，乾隆皇帝下令為二件玉器刻詩。乾隆二十三年《活計檔·如意館》四月十九日：「……漢玉駱駝漢玉人，俱照原粘本文詩刻做。欽此」。<sup>14</sup>木座御製詩的刻字時間則在六月七日完工之後。同年《活計檔·匣裱作》六月七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

將漢玉人一件、漢玉駱駝一件，配得紫檀木草墩座，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後記：「交茂勤殿刻字」。<sup>15</sup>

最後，乾隆皇帝也為這件作品安排了陳設方式與地點。《活計檔·匣裱作》五月十四日：「交出一面玻璃楠木匣一件，係博古格有地方」。雖然院藏〈玉人牧駝〉不見原先的玻璃楠木匣，但是從同樣收貯於養心殿文物之玻璃木匣（同樣都是呂字號），例如：清乾隆〈玉獸面紋鉞〉（故玉 2168 / 呂一一九一六）、清乾隆〈玉雙鳳方壺〉（故玉 2169 / 呂一一九三四），（圖 5-a、5-b）同樣都是「一面玻璃楠木匣」的樣式，應可作為〈玉人牧駝〉玻璃楠木匣外觀之對照。

從上述《活計檔》資料顯示，乾隆皇帝不只是下令製作玉人、著配木座與刻御製詩，而



圖6-b 清 乾隆 玉雙鳳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002169

且還持續性地參與監製，並在製作過程檢視作品有無偏離他的意旨或想像。總之，通過造辦處的作業流程，乾隆皇帝個人的喜好與品味，最終得以充分展示在〈玉人牧駝〉作品上。

### 試解〈詠玉人牧駝〉詩

〈詠玉人牧駝〉御製詩由「詩題」、「詩序」、「詩正文」與「詩註」構成，「詠玉人牧駝」為詩題，「漢玉駝，蓋炎劉時物也，命玉工製人立其旁，儼如司牧狀。」為詩序，詩正文如下：

茂陵劉郎志吞胡，匠肖胡產琢瑋瑀。  
用誌弗忘置座隅，千年出土雙峯孤。  
如聞鳴圓過塞途，金鈴續屬何須渠。  
配以司牧事例朱，試問氏族奚答諸，  
是人姓李非姓蘇。

詩註位在「配以司牧事例朱」詩句之後：「元朱德潤考古圖載，至治中，趙伯昂得古瑞玉馬，姚牧蒼以黃玉人贈之為副，如司牧者，茲畧仿其規製云。」<sup>16</sup>（圖6）

〈詠玉人牧駝〉詩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二集》之卷七十八，該卷共收錄戊寅年（乾隆二十三年）乾隆皇帝所作的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一首。

從詩體來看，〈詠玉人牧駝〉詩是一首古體詩，而且恰巧與漢武帝劉徹廣為人知的〈秋風辭〉詩一樣都是九句古詩，雖然有可能是巧合，但不排除乾隆皇帝試圖在文學造詣上與漢武帝隔空較量。詩正文第一句：「茂陵劉郎志吞胡」的「茂陵劉郎」即是指劉徹，茂陵正是漢武帝劉徹的陵墓，但是漢武帝征服西域的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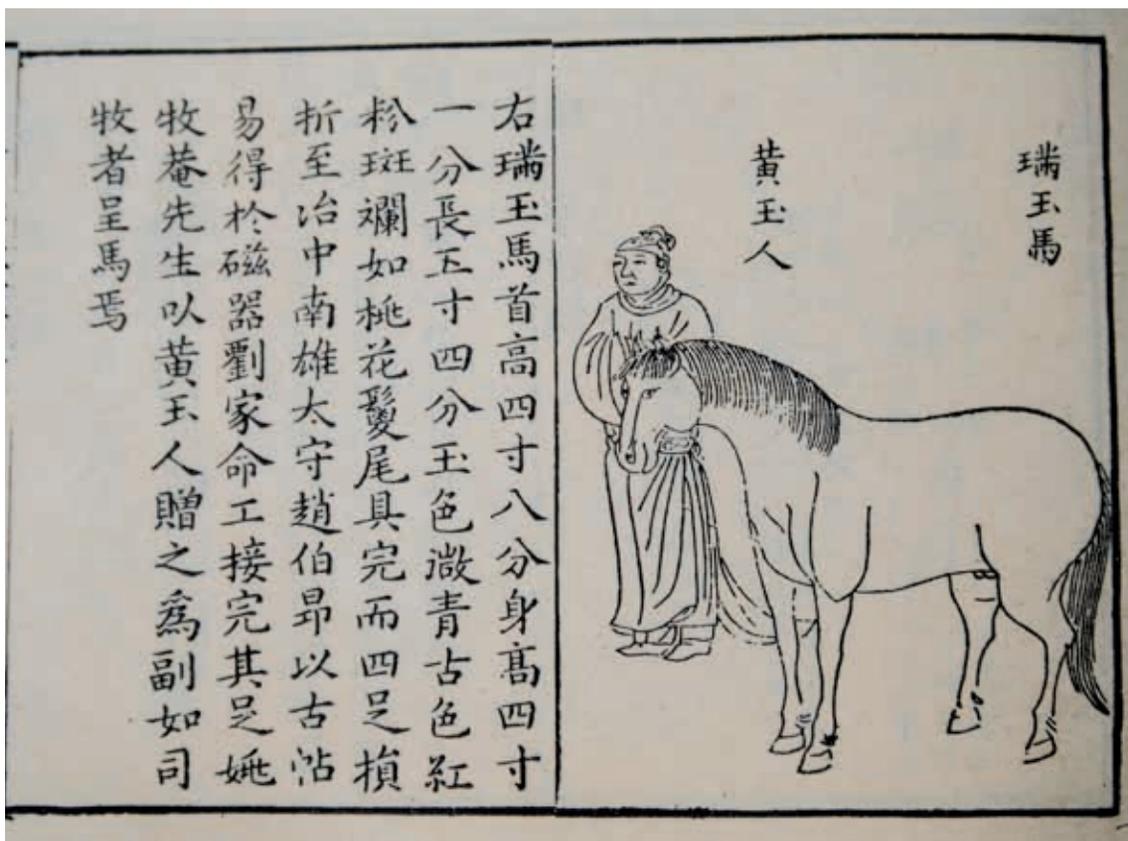


圖6 元 朱德潤 《古玉圖·瑞玉馬、黃玉人》 取自《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冊48，頁553。

向又何嘗不是乾隆皇帝的志向。

詩正文最後一句：「是人姓李非姓蘇」則是呼應第七句：「配以司牧事例朱」，以自問自答的方式表述玉人司牧是何人，透露出對待胡人的態度。司牧有官吏或主管畜物官員的意思，漢朝最有名的蘇姓官員應當是蘇武，似無太大的爭議。漢朝知名的李姓官員則有許多，例如：李廣、李陵、李廣利等。李陵和李廣利最後都投降匈奴，而李廣雖曾遭匈奴俘虜，但司馬遷卻給他較高的評價。《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且唐詩〈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

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處的龍城飛將，也有很多人認為就是李廣。因此，姓李的玉人司牧以李廣的可能性較大。

「平定回部」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一，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打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竟全功，將天山南路重新納入清朝版圖。〈詠玉人牧駝〉詩的意境，就像是乾隆皇帝在抒發對西域各氏族之胡人不再寬容對待的態度，而改以將胡人視為駱駝般牧養的處置，而這駱駝旁配以司牧的玉人，自然不會是被匈奴囚禁於北海牧羊的外交官蘇武，而是令匈奴聞風喪膽的飛將軍李廣。

## 結語

從〈詠玉人牧駝〉詩以及《活計檔》的資料顯示，院藏〈玉人牧駝〉這組件作品在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完成配製與組裝，乾隆皇帝經由欣賞「玉駝駝」時的「物感」而「觸景生情」，看到駱駝這種異域動物，令他聯想到西域胡人。又因有感於「平定回部」戰事的進行，寫下〈詠玉人牧駝〉詩，展開為「玉駝駝」配製司牧角色的「玉人」，以及著配「紫檀草墩木座」的歷程，並將詩刻於座底，最後配上「玻璃楠木匣」，陳設於養心殿的博古格。

〈玉人牧駝〉是由乾隆皇帝主導製作與組成，〈詠玉人牧駝〉詩流露出他深信自己比漢武帝劉徹更加了不起的心態，沒有御製詩的「玉駝駝」，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玉器。但是在乾隆皇帝的主導下，為「玉駝駝」配上「玉人」與「木座」，並刻上御製詩，形成一件有故事、有畫面的精彩作品。從這件由乾隆皇帝監製的〈玉人牧駝〉玉器作品，再次看到乾隆皇帝的品味與乾隆品牌形成的過程。<sup>17</sup>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註釋：

1. 朱賽虹主編，《清代御製詩文篇目通檢》（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2. 鄧淑蘋，《乾隆皇帝的智與味——御製詩中的帝王古玉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鄧淑蘋，〈詩裡乾坤·詩裡乾隆——玉器詩文所見乾隆帝的三樣情〉，《故宮文物月刊》，429期（2018.12），頁48-61。
3. 〈詠玉人牧駝〉出自（清）高宗撰，《御製詩二集》，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武英殿刻本影印），冊4，卷78，〈詠玉人牧駝〉，頁493。
4. 本院於2018年舉辦「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以及2019年開展迄今的「皇帝的多寶格」特展，基本上都與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有關。
5.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六輯》（北京：綫裝書局，2004），頁349。
6. 侯怡利，〈乾隆皇帝的木座密碼——以「西清四鑑」所收銅器為例〉，《故宮文物月刊》，418期（2018.1），頁16-33。
7.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冊11，嘉慶七年十一月〈養心殿東暖閣博古格陳設〉，頁36。
8. 鄧淑蘋，〈玉史·玉識——寫在《故宮玉器精選全集》首卷出版時〉，《故宮文物月刊》，440期（2019.11），頁42-57。
9. 鄧淑蘋，〈玉史·玉識——寫在《故宮玉器精選全集》首卷出版時〉，頁42-57。
10. 天津博物館，《天津博物館藏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37。
11. Yang Liu and Edmund Capon, *Translucent World: Chinese Jade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Sydney: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2007), 76-77.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22，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如意館〉，頁526。
1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匣裱作〉，頁697。
1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如意館〉，頁449-450。
1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匣裱作〉，頁698。
16. 詩註部分有二處誤載。其一，元朱德潤所著應是《古玉圖》而非《考古圖》；其二，姚燧，字端甫，號牧庵，據《元史》所載，至大元年（1308）姚燧已經70歲，卒於76歲也就是延祐元年（1314）。而「至治中，趙伯昂得古瑞玉馬，姚牧庵以黃玉人贈之為副」的時間已經在至治元年（1321）姚燧死後的第7年之後，應有誤植之處。（明）宋濂，《元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295，卷174，〈列傳第六十一·姚燧〉，頁358-365。
17. 請參見余佩瑾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